

章及他本人印蓋支票的印章交由他自己的人——陳傳燿接手，重新建立起財務審核制度，卸下了原來總務對金錢進出的守控權。這位總務也在該年年底提出辭呈，林敏生立即批准。

但總務手上還留有蓋好林敏生印章的幾張支票，那些日子裏，林敏生時時擔心他會將那些支票給存入銀行，這隨便的一張對他都可能是致命的一擊。

## 之二：各分東西

在事務所一片煙硝瀰漫的氣氛中，誰是支持自己的人，林敏生必須得先釐清楚。

陳傳燿是林敏生大學法律系的同班同學，大一下學期時，在一場傾盆大雨中，他將車子寄放在宿舍時與他認識。兩人初識相談即十分投契，彼此都存有英雄相惜的壯志豪情。日文均十分流暢的他們，甚至在暑假時可以通上百餘封信，互吐當時年少歲輕的無限感懷。服預官役分科訓練時他們倆被分在同一組，由於向教官提出抗議，陳傳燿被分配到金門去，但是這兩位摯友一直沒有斷過音訊，陳傳燿後來甚至在林敏生力邀之下進入台灣國際專利，成爲他不可或缺的諮商對象及左右手。

張蒼浪是大林敏生一屆的台大法律系學長，和林敏生一起修過英文法學名著選讀而對這位小一屆的用功學弟印象深刻；後來，林敏生受韓忠謨指導而曾在刑事法雜誌上發表過文章，張蒼浪十分注意及肯定這位小學弟優於一般法律系學生的發展。張蒼浪原來在日本駐華大使館工作，日

文造詣十分好，和陳傳燿一樣，張蒼浪也在林敏生不斷地鼓吹下加入台灣國際專利事務所。

這兩位將相都是被林敏生動之以情才以朋友互輔的立場，投入事務所效命。沒想到，一進來就是半輩子，與林敏生聯手共創了TIPLO今日的江山。

一九七二年，當台灣國際專利風雨飄搖之際，陳傳燿、張蒼浪當然站在林敏生這邊，尤其是陳傳燿，成了林敏生不可或缺的諮詢對象，為了解決氣氛不斷高漲的內部情勢，他們經常在咖啡店連連密商，直到深夜店家打烊為止。

當資金緊俏到連薪水的發放都有問題時，陳傳燿偷偷瞞著妻子，將房子拿去抵押為事務所紓困。但是，財務困難的風聲已經傳遍了員工之間。

陳傳燿只能給他意見，卻不能幫他定奪，林敏生日思夜慮，他心裏越來越明白自己和陳燦暉的路線並不相同，是是非非本難定論，這種互不信任的心結越來越難以解開。但，終究是合作了七、八年老戰友，這分手之議要如何開口？

陳燦暉進辦公室的時間越來越少，在這個多事之秋的當口，他的母親過世了。在他奔喪的時間，林敏生有了完全與他隔絕的空間從長計議。踏入專利界，陳燦暉的力促居功匪淺，他心裏明白。但是，他、陳傳燿、張蒼浪都是法律人，走法務路線對他們而言，評估下是穩健且相較於投資發明新產品風險較低的；陳燦暉熱愛投資發明新產品的作風，金錢進出都十分驚人，風險確實太高，雙方顯然是漸行漸遠，再也無法共事了。情義雖重，但生存也不能不顧。

一直舉棋不定的林敏生終於下定決心了，他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告訴陳傳燿他拆夥的重大決定。

他說做就做，馬上約了陳燦暉在國賓飯店會面。

氣氛凝重，這場談判是事業臨界點上的關鍵，將決定這兩人未來事業的歧同。

那是一九七二年八月底，夏日炎炎，但在國賓飯店的這兩位合夥人卻心底很冷。

來自日本的客戶及新聞界消息顯示，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九月底要到中國大陸拜訪周恩來，中日建交指日可待，台灣眼看著就要和日本斷了邦交，政治局勢必然會顯著影響案源，台灣國際專利的國外主力客戶都在日本，林敏生急著對事務所的未來重新佈署；而這個時候首須解決的大前提，就是他與陳燦暉的合夥關係。

事務所內的「壯士」希望林敏生「斷腕」改革所寫的建議書，一字一句印在他腦中。

「事務所最近情況不太好，你知道吧？」林敏生先開口，他將筆記簿中抄下的營業狀況拿出來，分析給對方聽。

「我們一起再努力來打破僵局啊！」陳燦暉就這麼回答，林敏生頓了一下，猶豫了一會說：「我考慮了兩個禮拜，只有一個辦法！」「那是什麼？」「我認為我們得拆夥了！」林敏生比了一個切斬的手勢。

「怎麼這麼快？為什麼是現在？」陳燦暉臉面鐵青，顯然他也想過了這個問題，只是時間早

晚的認定與林敏生不同而已。

這種事，再怎麼說都是傷感情，林敏生知道他先提必定損及對方顏面，他接下來道：「不能再等了，分手由我提出，所以條件全由你開。明天我得南下，你有幾天的時間可以和事務所的人商量，要不要事務所全依你，只要拆夥，我人出去沒關係！」

當林敏生北上回公司後，陳燦暉派其親友何世軒來與他談條件，對方要林敏生以二百萬新台幣買回事務所的股權，林敏生要陳傳燿告訴對方，他只願支出一百五十萬：「否則叫他給我一百萬就夠了，我人走，公司歸他！」

最後，在股權方面以一百七十萬達成協議，林敏生買下陳燦暉手中的四〇%持股，成為擁有八〇%股權的大股東，另外二〇%在張龍飛手上。

林敏生在國際發明專利中心及火柴公司的所有股權均無償讓與陳燦暉。另外在與何青棠合作之事業也相同，一切權益無償轉讓給陳燦暉。

在保證人責任方面，火柴方面向一銀所借之卅萬元，林敏生免除保證人責任；以事務所名義向一銀所借之一百萬元，陳燦暉亦免除保證人責任。

在CTM的投資事務，共有三百三十萬的債務，全數由林敏生的事務所負擔。CTM的事業是由陳燦暉遊說辜振甫出資，林敏生對辜不負任何責任；萬一陳燦暉受辜訴追時，林敏生承諾以證人身分出庭作證。若陳燦暉要向CTM發明人陳登謨提出訴訟，不得牽連到事務所的名義。

《發明雜誌》林敏生對它情有獨鍾，歸事務所所有，陳燦暉放棄對它的一切權益。

退夥協定由十月一日起生效，事務所內外謠言滿天飛，一群人隔岸觀火等著看好戲，有人說：「看林敏生那張臉相，就知道他一定不會成功！」；有人說：「天啊！背了一屁股債，他這次恐怕是再也爬不起來了！」年輕人紛紛有了異動之心，即使是他一手拉拔大的子弟兵，事務所內一片山雨欲來之勢。

林敏生交代陳博雄，當陳燦暉要搬離事務所時，他必須代表事務所這方在場清點，以免日後又生不必要的誤會。但當陳博雄十月一日清晨六點到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時，擇定吉時良辰遷屋的陳燦暉早已人去樓空。

那間空的辦公室似乎特別顯眼，事務所今天好安靜，人人都只用眼睛看，不用嘴巴說。

林敏生走到那間空辦公室看看，他知道大家的眼光都尾隨著他。駐足了幾分鐘，他突然轉身走開，不久回來後，手中多了一把掃帚，二話不說地用力掃起地來。

所有的人都動起來了，他們打掃著事務所，就像清除心中連日來的陰霾，大家都很用力。

事務所煥然一新，林敏生心中舒坦多了。當天，他便召開革新會議，樹立開源節流新方針，並且大刀一揮，將一九七〇年即設立在東京及大阪的事務所關閉，因為與日本斷交後，當地的案量一定會下跌，這也是節流的方案之一。

與日本正式斷交後，日本案量果然如預期般地大幅下跌，斷交當月只有一件日本案件，次月

也只有七件，該年度結算僅有一百零五件，較之上一年度短少約三分之二。林敏生很高興他先前的歐美之旅，從那之後來自歐美的案件量便不斷上升，該年度就比前二年多了一倍；正在這個當口，歐美案源成了事務所的穩定支柱。

但外界仍然盛傳台灣國際專利就要倒了，陳燦暉新成立的專利事務所也缺人，頻頻向這兒的年輕幹部招手，林敏生不會不知這些流言傳語背後的事實。

一九七三年初農曆春節，林敏生手頭雖緊，還是勉強發放了年終獎金。

過完春節後回到辦公室，他看到了桌上有三份辭呈。

之後他將許耀坤、李魁賢、蘇溫光一個個分別叫進辦公室，林敏生早已聽到了他們將走的消息。許耀坤有點不好意思，當下表示會將事情處理完再走，大約再做一個月；李魁賢是位文筆流暢的詩人，他的意思和徐差不多；倒是蘇溫光，大方地表示可以再待一、二個月幫幫事務所的忙，林敏生看著他，一陣火氣冒上心頭，這小子可是他一手帶起來的，居然也如此對他，林敏生看著他說：「不必了，你明天就走！」即使在這個節骨眼上，他也不需要別人的同情，他心裏想。

這三個人陸續離開了，他們並沒有到陳燦暉的萬國去，而是與去年十二月就離職的茅及銓合夥另創了一間智慧專利事務所。

林敏生安慰自己，他還有陳傳耀及張蒼浪，幸好老天派了這二位神將來輔他。「年輕人也是求生存吧！」他只能這麼想開了。

倒是陳傳燿頗為吃驚，他向林敏生說：「死了，又走了三個！」

但是，一九七三年底結算時發現，該年度營業額已有上千萬台幣，淨賺近四百萬，當年各重要幹部都分到了紅利。

從此，嶄新的台灣國際專利鳴槍起跑，營業量自今以後有增無減，年年刷新紀錄。

### 之三：獨資王國

總務已掛冠而去，事務所中不能沒有財務管理，林敏生請來已在彰化銀行服務了近十年的大弟林寅生，到TIPLO來當總務主任。但是，以前那位總務，帶走的十餘張已蓋好印章的支票就像不定時炸彈般，隨時可能因為其向銀行提示付款而爆發，林敏生很後悔當時要他交回印章時，沒有一併要求他還回支票，事務所的財務尚不穩定，他為這事寢食難安。就在林寅生就任翌日，一張十萬元的支票即向銀行提示，林敏生拒不付款而遭退票。

事情不能這樣懸而不決，對方委任何世軒出來面談，林敏生要陳傳燿代為交涉以載有固定數額的本票，將對方手上的十五張支票換回。並要求對方保證除此之外，絕無其他張「代借款票據向銀行提示」的情形。

雖是又用了好一筆錢，但總算是解決了這件事。林敏生大大地鬆了口氣。

事務所除了林敏生外，尚有一位從不出面的資金合夥人張龍飛，他還擁有二〇%的股權。原